

国家图书馆藏抄本《君子馆记》述略

董馥荣

内容摘要: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张之洞《君子馆记》,是张之洞的一篇重要佚文,可补《张之洞全集》之失,实属可贵。

关键词:君子馆记 张之洞 畿辅先哲祠 李响泉

《君子馆记》是张之洞的一篇佚文。

张之洞(1837-1909),直隶南皮(今属河北)人,字孝达,号香涛,又号香严,晚年自号抱冰老人,谥文襄。张之洞为晚清重臣,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,对清末社会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,因此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。张之洞不仅在为官从政方面卓有成就,在著述研究方面也多有建树,所著《书目答问》、《輶轩语》等都颇有影响。张之洞病逝后,其著作曾几经编辑出版,其中由王树枏编辑整理,北平华文斋于民国十七年(1928)刊刻出版的《张文襄公全集》是比较完备的本子。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在华文斋版《张文襄公全集》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点校本《张之洞全集》,2008年武汉出版社再次出版了点校本《张之洞全集》。武汉出版社版的全集本是目前收录张之洞文献最多的一个版本。在以上三个全集的版本中,华文斋和1998年版全集的总目古文卷中均有“《君子馆记》阙”的字样,武汉出版社版全集以实际收录的文献为准,未著录佚文目录。

国家图书馆馆所藏《君子馆记》为朱丝栏抄本,半叶十行二十字,总两叶,装订成线装一册,书衣墨笔题“张文襄公君子馆记”。兹录全文如下:

河间王德尚文求贤,史本传称其实事求是,举六艺,立博士,得善书,加金帛赐以招之。得古文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》、《礼记》之属,皆七十子之徒所论。以上皆史元文。其时冀土方闻笃雅之士如颜贞、贯公之伦,皆往归焉。王开日华馆以延接之,广构精舍为宾客之居,颜曰“君子”,凡墙屋陶旋,皆范此二字,以昭优异。道光中,肃宣庙讳^①县耕者数于田原坟陇中得

^①宣庙讳,宣庙指清道光帝旻宁,此讳“宁”字。

之,教谕全福^①始加表章,由是博古家宝焉。案,金铭碑刻之最古者皆在京畿,如易州所出燕太保召公之鼎,京师国子监宣王之碣,永年赵廿二年群臣上寿之碑,正定大魏国元年忘比邱之造像,与夫河间此专,并为海内诸品金石文字之祖。夫以古铭刻之在世,无有先于此数品者,而此专文可据以见北方之自古多贤,尤足贵尚也。去年夏,我乡人始于宣武门外西南三里建庙堂以祀历代先哲,今年春落成,乃故太常卿我父执中表镌山先生故宅也。于其左侧修造堂榭阁寮,交疏步檐,为同人岁时游集之所。树松竹花药数十百本,购求本省境内古来金铭碑刻及前明国初乡先生图书手迹以充其中,若杨驾部、赵豕宰、孙督师、鹿太常、范、史二阁部诸公之忠节,米仲治、崔道母、孙钟元、杜君昇、王五公、三魏二中诸先生之风义,以至近代长德通人,皆有真迹。乃合此专模本十等县之座右,更袭贤王嘉名,以“君子”颜斯室,于是乎令平声辟^②虽微,贵于琬璧矣!

皇道中兴,朝廷侧席,旁求才杰,以济艰难。忧冀之士,旋然兴起。览西京之遗轨,承首善之圣化,必使文行之美,可以羽仪乎休明,功业之伟,可以匡济平时运,顾名思实,庶无愧焉。青阳白臧二仲之月,朝列有位、公车胜流各以其职来与祭,冠弁翼翼,拜享虔敬,登降如仪,钦仰高山,观其礼器。工祝既告事毕,乃合食于兹堂,相与叙少长之节,讨论书史,讽议道德,馈肴揖让,礼成而退。夫惟大雅岂独使鲁卫擅美于三代也哉?

大清光绪六年八月廿一日中宪大夫四品左庶子张之洞撰,次广平宋文贞碑字为记。

该书扉页有王祖彝题记一则:

张文襄公《君子馆记》,《全集》内有目无文。民国纪元三十有六年秋,宁津李响泉^③先生出一册相示,曰:“此文文敏公^④旧藏文襄之手稿也,将以归之乡祠,用垂不朽。盍不录副补入《全集》,俾观览者得以尽读,斯为快矣!”余颺其言。因囑赵君笃声趁写一通,存之馆中,用供众览。原稿装表颇精美,读公遗文兼得读公之书法,景仰前贤之情不禁尤然而兴矣。丁亥仲冬文安王祖彝识于国立北平图书馆。

丁亥年即民国三十六(1947)年。王祖彝生于清光绪十五年(1889),字念伦,一字俨伦,号天叙,毕业于京师译学馆,1929-1949年任职于国立北平图书

①此处有眉批“刘子重广文,名铨福,六书作全福,有全字押。”

②此处有眉批“令辟即瓴壁甃也,见《周礼·考工记》郑注贾疏,《尔雅·释器》郭注”。

③李响泉即李浚之(1868-1953),响泉为其号,山东宁津人,美术家、收藏家、金石鉴赏家和诗画鉴定家。清末曾出任山西灵丘县知县,解放后任故宫博物院顾问、文史馆馆员,代表作有《东隅琐记》、《清画家诗史》等。李响泉是张之洞的外甥。

④李文敏即王懿荣(1845-1900),字濂生,光绪进士,官至国子监祭酒,谥文敏。清末著名金石学家,甲骨刻辞的发现者。著有《汉石存目》、《南北朝石存目》等。

馆,曾担任文书组组长^①,著有《中华民国疆域沿革录》、《三国志人名录及人名谱》等。据馆藏采访档案记载,他在北平图书馆供职期间曾先后捐赠了三十多种文献,其中就包括《君子馆记》、《范赞臣日记》等多部抄稿本。

据王氏题记所言,此文是据张之洞手稿抄录,手稿原藏于王懿荣处,后为李响泉所得,李响泉欲将其归之畿辅先哲祠,因此建议王祖彝抄录副本供公众阅览,并期望此文能够补入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内。王懿荣既是张之洞的内兄,又是他的朋友,两人间的关系非常好,彼此常有书信往来,《君子馆记》手稿存于王懿荣处应属可信。鉴于这层关系,这篇文章可以确定是张之洞的作品。

畿辅先哲祠位于宣武门外下斜街,建成于清光绪六年(1880),是为了祭祀河北先贤而建造的,同时也兼有会馆的性质。其倡修者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和兵部尚书沈桂芬,实际操办者则是张之洞,参与者有张佩纶、张人骏等人。畿辅先哲祠为三进四合院式建筑,是一座花园式祠堂,正殿祭祀历代圣贤、历代忠义,东西配殿分别祭祀历代殉难、历代节烈等。除正殿和配殿外,还有如意斋、北学堂、君子馆、绿胜斋等建筑。祠内不仅供奉了畿辅历代先哲的牌位,而且广收先贤文物,其中就包括赵南星的铁如意和杨继盛自制的古琴。许同莘所编《张文襄年谱》光绪六年一条中有如下内容:

是岁与高阳李文正公鸿藻倡建畿辅先哲祠(祠在宣武门外下斜街……陈太傅云光绪五年直隶告灾,各省捐助赈款,李文正总筹赈之事,与沈文定公商定以馀款建畿辅先哲祠。文定虽南人而籍顺天,乐观厥成,其规划一切则公主之。祠屋为刘絨之故宅,因其院舍稍加葺治。颍民^②诗注乡祠有如意斋、北学堂、君子馆、绿胜斋诸胜,则建祠后所名也。如意斋有赵忠毅铁如意拓本,公集田畹德政碑字为《铁如意颂》,君子馆藏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,故名。)^③

先哲祠的建设被张之洞本人视为其平生一大功绩,他在《抱冰堂弟子记》中专门记述其事:“在京与同乡创建畿辅先哲祠,祀历朝乡贤,专收藏乡贤书画手迹。”《张文襄年谱》中记载许同莘曾见香涛致绳庵^④一批信札,其中与先哲祠有关者颇多,并“屡言购先贤书画事”,可见张之洞对先哲祠的建设是颇为用心的。

君子馆原本指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为招揽天下贤良所建的馆舍,东面为日华宫、北面为招贤馆,刘德曾聘请毛萸在此讲经,传授弟子,人们尊称那个地方为“君子馆”。清嘉庆道光间在其故址曾出土了带有“日华”、“君子”字样的

①《文安王氏宗谱》第4篇第17页,民国25年(1936)铅印本;《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-1949》末附工作人员名录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2年。

②颍民即张继祖,张之洞之从孙。

③此说有误,据张之洞《君子馆记》中所言,君子馆所藏应为汉君子馆砖的拓片。

④绳庵即张佩纶。张佩纶(1848-1903),字幼樵,又字绳庵,号蕢斋,直隶(今河北)丰润人,清同治十年(1871)进士。

汉砖,颇为金石收藏家所推崇。李响泉本人对君子馆砖也是情有独钟。他经过多年努力购得了“君子”馆砖,全家由宣南“墨耕园”迁居绳子库(原西城区小石作胡同),并改堂号为“君子馆砖馆”,寓“君子之德与世长存”之意。1933年,李响泉在详细考证了河间君子馆汉砖后,将各地名士为河间君子馆汉砖题写的诗文集成一册,编辑出版了《君子留真谱》一书。该书由刘春霖题写书名,收录了杨钟羲、祁寯藻、曾国藩、莫友芝等十四位名家歌颂汉君子馆及君子砖的诗文。“李浚之平生酷嗜诗画,精于鉴赏,收藏古人名迹甚富。在北京西城区文津街小石作胡同故居,设书画收藏室九间。1947年,因雇员酒后不慎失火,大火持续一夜,七间房屋连同一生收集历代藏画均系烧毁。更为痛惜的是,花一生精力收集整理的唐、宋、元、明画家诗稿,因财力有限,未能雕版,也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。”^①畿辅先哲祠的文物后归于河北省博物馆,据河北省博物馆介绍,其馆藏包括“原北京畿辅先哲祠收藏明、清河北地方名儒、名宦、学者的墨迹、遗物 2000 余件,其中有杨继盛的谏草,自书年谱,孙奇逢的著述手稿,赵南星的书信稿等。”其中并未提到张之洞《君子馆记》手稿。以张之洞的历史地位而言,如果该手稿见在,应当不会被忽略,可能李响泉尚未将其交给畿辅先哲祠。据此推测,《君子馆记》的原稿很可能也毁于这场火灾。如果真是这样,此抄本就是该文存世的孤本了。

《君子馆记》是张之洞为畿辅先哲祠内的君子馆所写的一篇散文。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清光绪六年(1880),这一年对于张之洞来说很不寻常。此前,贵为同治三年(1864)探花的张之洞在仕途上虽然平稳但也没有特别的机会施展才干。他曾先后担任过浙江乡试的副考官、湖北学政、四川学政,主要负责地方教育方面的工作,虽然在任上颇有政绩,但受职务所限并没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其他方面的事务。光绪二年底张之洞四川学政任满卸任返京,担任文渊阁校理,后任教习庶吉士,此后他和宝廷^②、张佩纶、黄体芳等人拥军机大臣、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,多次拟稿上书,纠弹时政,抨击奕訢、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,被后人称为清流派。光绪五年,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已久,派左都御史完颜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。崇厚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里瓦几亚条约》。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,却将伊犁以南的特克斯河流域及斋桑湖以东的土地割给俄国,使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。消息传来,中外哗然。在一面倒的反对声中,清廷被迫处置崇厚,解除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,于光绪六年委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签订协议。在这个过程中,张之洞上《熟权俄约利害折》、《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》等奏折,痛陈《里瓦几亚条约》的危害,提出必须

①韩昱:《李浚之小传》<http://www.docin.com/p-106014129.html>。

②宝廷(1840-1890),清宗室,全名爱新觉罗·宝廷,字竹坡,号偶斋。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。同治七年进士,光绪间官至礼部侍郎。与张佩纶、黄体芳、张之洞合称“翰林四谏”。著有《偶斋诗草》内外集及《偶斋词》等。

修改此协议、治崇厚罪的主张。上折后他受到了慈禧、慈安两太后的召见,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。在“中俄伊犁条约”事件中,张之洞的多次上书使其政治声望得到了提高,同时也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。光绪六年,张之洞的职务几经变动,由司经局洗马转翰林院侍读,很快晋升为左春坊右庶子,后又担任日讲起居注官,八月转左春坊左庶子。可以说这一年是张之洞仕途生涯的一个转折点,光绪七年他升任山西巡抚开始其封疆大吏的生涯,并逐渐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。《君子馆记》正是张之洞升任左春坊左庶子不久后完成的。当时他的心情应该还是比较愉快的,对于前途也充满了信心。这种自信在《君子馆记》中也有所体现。文章介绍了汉代君子馆砖的来历、畿辅先哲祠修建的经过和君子馆命名的由来,还特别提到了设立畿辅先哲祠的初衷。在张之洞看来畿辅先哲祠有两个方面的功能,一方面作为乡祠以祭祀河北地方的历代名贤,另一方面作为会馆为乡党同人聚会提供一处场所,使他们在公务之余能够聚在一起,讨论书史,讽议道德,以追三代之风雅。张之洞认为河北自古以来就名贤辈出,汉代“君子砖”则是这一说法的历史见证,因此更应受到推崇。当此国家中兴之际,需要广招贤才,河北地方的有识之士应秉承古代先贤的遗风,匡扶社稷,成就伟业。文章虽然不长,但隐然可见张之洞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雄心。

《张文襄公全集》中古文的数量只有区区二卷,目录列正文及目录共二十三篇,附录中的《君子馆记》等三篇有目无文。编辑者在《张文襄公全书叙例》中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说:“袁忠节云‘公读书沉思穿穴,一事一义必了彻其究竟,从不妄下丹铅。尝榜其坐曰:‘兵家尽补能康世,经义咸明乃著书。’想见立言矜慎,宜遗稿之无多也。”^①王树枏在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卷二二九《家书》的案语谈到:“文襄公书札,向无存稿,当时人之得其手书者皆珍如拱璧,不肯示人。竭力搜索,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已。其家书亦泰半散佚。”可见当时人们对张之洞手书的珍爱程度,也可见搜寻张之洞手书的艰难。《君子馆记》一文长期以来只以存目的形式存在,如今文章借此抄本得以留存,稍补《张之洞全集》之缺失,实属宝贵。

【作者简介】董馥荣,女,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。研究方向:古籍整理。

①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卷首,民国十七年(1928)北平华文斋刻本。